



吳子

[战国]吴起撰

中国古典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吴 子

[战国] 吴 起 著
娄熙元 译

目 录

前言.....	(1)
吴子卷上.....	(1)
图国第一.....	(1)
料敌第二.....	(7)
治兵第三	(12)
吴子卷下	(18)
论将第四	(18)
应变第五	(22)
励士第六	(27)

前 言

《吴子》又称《吴起兵法》、《吴子兵法》，相传是吴起所撰的一部兵法著作。吴起，战国时卫国人，敢于改革，善于用兵，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。

今本《吴子》共六篇，与汉代著录的古本四十八篇明显不合，故明、清以来屡有人怀疑它不是战国时代的作品，而是西汉或六朝时人的伪托之作。但书中所反映的军事特点多与战国时代相合，大概是经后人整理的吴起军事思想的记录。

《吴子》继承并发展了《孙子》的军事思想，总结了战国时期的实战经验，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兵书。《吴子》问世后，与《孙子》一样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，常与《孙子》并称“孙吴兵法”。

《吴子》的存世版本很多，比较重要的有：《平津馆丛书》所收影宋本《孙吴司马法》中的《吴子》，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《武经七书》中的《吴子》等。此据中华学艺社影宋刻《武经七书》本收录，并据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《武经七书直解》影印本作了个别校改。

吴子卷上

图国第一

吴起儒服，以兵机见魏文侯。文侯曰：“寡人不好军旅之事。”起曰：“臣以见占隐，以往察来，主君何言与心违？今君四时，使斩离皮革，掩以朱漆，画以丹青，烁以犀象，冬日衣之则不温，夏日衣之则不凉。为长戟二丈四尺，短戟一丈二尺。革车掩户，纒轮笼毂，观之于目则不丽，乘之于田则不轻，不识主君安用此也？若以备进战退守，而不求能用者，譬犹伏鸡之搏狸，乳犬之犯虎，虽有斗心，随之死矣。昔承桑氏之君，修德废武，以灭其国。有扈氏之君，恃众好勇，以丧其社稷。明主鉴兹，必内修文德，外治武备。故当进而不进，无逮于义矣。僵尸而哀之，无逮于仁矣。”

于是文侯身自布席，夫人捧觴，醺吴起于庙，立为大将守西河。与诸侯大战七十六，全胜六十四，余则钧解。辟土四面，拓地千里，皆起之功也。

吴子曰：“昔之图国家者，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。有四不和：不和于国，不可以出军；不和于军，不可以出陈；不和于陈，不可以进战；不和于战，不可以决胜。是以有道之主，将用其民，先和而造大事。不敢信其私谋，必告于祖庙，启于元龟，参之天时，吉乃后举。民知君之爱其命，惜其死，若

此之至，而与之临难，则士以进死为荣，退生为辱矣。”

吴子曰：“夫道者，所以反本复始；义者，所以行事立功；谋者，所以违害就利；要者，所以保业守成。若行不合道，举不合义，而处大居贵，患必及之。是以圣人绥之以道，理之以义，动之以礼，抚之以仁。此四德者，修之则兴，废之则衰。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，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；举顺天人，故能然矣。”

吴子曰：“凡制国治军，必教之以礼，励之以义，使有耻也。夫人有耻，在大，足以战；在小，足以守矣。然战胜易，守胜难。故曰：‘天下战国，五胜者祸，四胜者弊，三胜者霸，二胜者王，一胜者帝。’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，以亡者众。”

吴子曰：“凡兵之所起者有五：一曰争名，二曰争利，三曰积恶，四曰内乱，五曰困饥。其名又有五：一曰义兵，二曰强兵，三曰刚兵，四曰暴兵，五曰逆兵。禁暴救乱曰义，恃众以伐曰强，因怒兴师曰刚，弃礼贪利曰暴，国乱人疲，举事动众曰逆。五者之数，各有其道：义必以礼服，强必以谦服，刚必以辞服，暴必以诈服，逆必以权服。”

武侯问曰：“愿闻治兵、料人、固国之道。”起对曰：“古之明王，必谨君臣之礼，饰上下之仪，安集吏民，顺俗而教，简募良材，以备不虞。昔齐桓募士五万，以霸诸侯。晋文召为前行四万，以获其志。秦缪置陷陈三万，以服邻敌。故强国之君，必料其民。民有胆勇气力者，聚为一卒。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，聚为一卒。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，聚为一卒。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，聚为一卒。弃城去守，欲除其丑者，聚为一卒。此五者军之练锐也。有此三千人，内

出可以决围，外入可以屠城矣。”

武侯问曰：“愿闻陈必定，守必固，战必胜之道”起对曰：“立见且可，岂直闻乎！君能使贤者居上，不肖者处下，则陈已定矣。民安其田宅，亲其有司，则守已固矣。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，则战已胜矣。”

武侯尝谋事，群臣莫能及，罢朝而有喜色。起进曰：“昔楚庄王尝谋事，群臣莫能及，罢朝而有忧色。申公问曰：‘君有忧色，何也？’曰：‘寡人闻之，也不绝圣，国不乏贤，能得其师者王，能得其友者霸。今寡人不才，而群臣莫及者，楚国其殆矣。’此楚庄王之所忧，而君说之，臣窃惧矣。”于是武侯有惭色。

【译文】

吴起身着儒服，为了陈述用兵谋略，进见魏文侯。文侯说：“寡人不喜好军事。”吴起说：“臣能从现象推测隐情，从过去审察未来，主君为什么口头讲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的呢？目前您常年使人宰剥兽皮制革，还涂上红漆，画上各色纹彩，烙上犀牛和大象的图形，冬天穿它不能保暖，夏天穿它又不凉快。所造的长戟有二丈四尺，短戟有一丈二尺。绷着皮革的战车堵塞了门户通道，装着没有纹饰的车轮和裹上皮革的中轴，看起来不美观，坐着去打猎也不轻便。不知道主君要用这些干什么？如果是用来准备进战退守，而又不去访求善于运用它们的人，就好象孵蛋的母鸡搏野猫，下崽的母狗犯老虎，虽然有拼斗的决心，也只能是一斗就败死。从前，承桑氏的国君，光讲文德而废弃武备，因而灭亡了自己的国家。有

扈氏的国君仗着人多势众，一味逞强好勇，也因此丧失了自己的社稷。明智的主君认识到这些经验教训，就必须对内讲求文德，对外励行战备。所以，面对敌人而不决断，就谈不上什么义了；等到阵亡将士尸体僵硬才动起悲悯之心，也算不上什么仁了。”

于是文侯亲自安排席位，由夫人捧着盛满着酒浆的酒器，在正殿上隆重地宴请吴起，任命他为大将，防守西河。此后，吴起率军与各国诸侯大战七十六次，全胜六十四次，其余不分胜负。魏国向四面扩张，开拓了上千里土地，这都是吴起的功劳。

吴子说：“从前治理国家的君主，一定要首先教化百姓，亲近万民。有四种不协调：国内不协调，不可以派军出征；军内不协调，不可以上阵打仗；阵法不协调，不可以下令进战；战斗行动不协调，就不能决战取胜。因此，明智的君主，要用他的民众，须先做好各方面团结协调的工作，才能成就大事。同时，不敢相信他一己的决断，必先到祖庙去祷告，用元龟来预卜吉凶，还要参看天时如何，如果有吉利的兆头，然后才能行动。（采取如此慎重的态度）民众就知道君主是爱护他们的生命、怜惜他们的伤亡的，若把这种工作做到家，而让他们上阵与敌人搏斗，他们就会以进击而死为光荣，以退却逃生为耻辱了。”

吴子说：“所谓‘道’，是用以探求事物本源的；所谓‘义’，是用以行事立功的；所谓‘谋’，是用以避害就利的；所谓‘要’，是用以保护和巩固国家基业的。如果行为不合乎‘道’，举动不合乎‘义’，而又处于大位居于显贵，祸患必然

临头。所以，圣人总是用‘道’来引导，用‘义’来晓喻，用‘礼’来作示范，用‘仁’来抚爱。这四种德行，提倡它国家就会兴旺，废弃它国家就会衰微。因此，成汤讨伐夏桀夏民反而喜悦，周武王讨伐殷纣殷人却不反对。因为他们的举动顺乎天理人情，所以才能做到这一点。”

吴子说：“凡是管理国家统率军队，一定要用礼来教化民众，用义来激励人心，使大家都知道不讲礼义为可耻。人有了羞耻之心，国力强大完全可以出战，国力弱小也完全可以固守。可是打胜仗比较容易，守住胜利成果却很难。所以说：天下交战的国家，五战五胜者会招来祸患，四战四胜者会疲弊不堪，三战三胜者可以称霸，两战两胜者可以称王，一战而全胜者才能成就帝业。所以，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虽然屡次取胜，得天下者却很少，而因此亡国的倒很多。”

吴子说：“大凡引起战争的原因有五种：一是争名，二是争利，三是积仇，四是国内动乱，五是遇到饥荒。战争的类型也有五种：一是义兵，二是强兵，三是刚兵，四是暴兵，五是逆兵。禁除残暴挽救危乱的为义兵，仗着人多势众侵犯别国的为强兵，因为忿怒而动武的为刚兵，不顾礼义唯利是图的为暴兵，在国乱人疲的情况下违背众意而举事的为逆兵。对于上述五类战争，应该各有其对策。义兵必须以礼谊折服，强兵必须以谦和悦服，刚兵必须以言辞说服，暴兵必须以机谋制服，逆兵必须以权威慑服。”

魏武侯问：“希望听到关于治理军队，统计人力、巩固国家的道理。”吴起答：“古代明智的君王，必定严格遵守君臣之间的礼法，整肃上下之间的仪规，安抚、聚集官吏和民众，

顺应民间习俗进行教化，选拔和招募才能优良的人，以防备发生意料不到的变故。从前齐桓公招募了五万勇士，因而称霸诸侯。晋文公招募了四万前锋，因而得遂称霸之志。秦穆公建立了三万能陷阵克敌的队伍，因而制服了邻近的敌国。所以，有志于加强国力的君主，必须查明人力。把民众中胆大勇猛而有力的人，合编为一队；把乐于参战效力以显示其忠勇的人，合编为一队；把能够登高越远腿脚轻捷的人，合编为一队；把丢官失位希望立功取宠以图东山再起的人，合编为一队；把曾经丢城失地而急于洗刷耻辱的人，合编为一队。上述五种人当是军队中的精锐。有这样三千人，由内向外打可以粉碎敌人的包围，由外向内打可以摧毁敌人的城堡。”

魏武侯问：“希望听到关于列阵必能坚定、守御必能稳固、战争必能取胜的道理。”吴起答：“立即见效尚且可以做到，岂但是听听呢！主君如果能使有德才者居于上位担任指挥，使平庸的人处于下位服从指挥，那么，阵势已经坚定了；如果能使民众安居乐业而亲近有司，那么，守御已经稳固了；如果能使百姓拥戴自己的君主而斥责邻国，那么，战争已经胜利了。”

魏武侯临朝商议国事，群臣的见识都比不上他，退朝之后，现出洋洋自得的样子。吴起进言说：“从前楚庄王曾临朝商议国事，群臣的见识都比不上他，退朝之后，现出忧心忡忡的样子。申公问道：‘君主现出忧心忡忡的样子，是为了什么？’庄王答：‘寡人听说世上不会没有圣人，国内不会缺少贤人，能得到他们为师的可以称王，能得到他们为友的可以称霸。如今寡人缺乏才能，而群臣更不如寡人，楚国真是危

险了。’同样的情况，楚庄王因而忧虑，而君主却为之喜悦，这是臣感到忧惧的事情。”于是，武侯脸上现出了惭愧的模样。

料敌第二

武侯谓吴起曰：“今秦胁吾西，楚带吾南，赵冲吾北，齐临吾东，燕绝吾后，韩据吾前。六国兵四守，势甚不便，忧此奈何？”起对曰：“夫安国家之道，先戒为宝。今君已戒，祸其远矣。臣请论六国之俗：夫齐陈重而不坚，秦陈散而自斗，楚陈整而不久，燕陈守而不走，三晋陈治而不用。”

夫齐性刚，其国富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，其政宽而禄不均，一陈两心，前重后轻，故重而不坚。击此之道，必三分之，猎其左右，胁而从之，其陈可坏。

齐性强，其地险，其政严，其赏罚信，其人不让，皆有斗心，故散而自战。击此之道，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，士贪于得而离其将，乘乖猎散，设伏投机，其将可取。楚性弱，其地广，其政骚，其民疲，故整而不久。击此之道，袭乱其屯，先夺其气，轻进速退，弊而劳之，勿与争战，其军可败。燕性恇，其民慎，好勇义，寡诈谋，故守而不走。击此之道，触而迫之，陵而远之，驰而后之，则上疑而下惧，谨我车骑必避之路，其将可虏。三晋者，中国也，其性和，其政平，其民疲于战，习于兵，轻其将，薄其禄，士无死志，故治而不用。击此之道，阻陈而压之，众来则拒之，去则追之，以倦其师。此其势也。

“然则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，力轻扛鼎，足轻戎马，攀

旗取将，必有能者。若此之等，选而别之，爱而贵之，是谓军命。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，志在吞敌者，必加其爵列，可以决胜。厚其父母妻子，劝赏畏罚。此坚阵之士，可与持久。能审料此；或以击倍。”武侯曰：“善。”

吴子曰：“凡料敌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：一曰疾风大寒，早兴寤迁，剖冰济水，不惮艰难；二曰盛夏炎热，晏兴无间，行驱饥渴，务于取远；三曰师既淹久，粮食无有，百姓怨怒，妖祥数起，上不能止；四曰军资既竭，薪刍既寡，天多阴雨，欲掠无所；五曰徒众不多，水地不利，人马疾疫，四邻不至；六曰道远日暮，士众劳惧，倦而未食，解甲而息；七曰将薄吏轻，士卒不固，三军数惊，师徒无助；八曰陈而未定，舍而未毕，行阪涉险，半隐半出。诸如此者，击之勿疑。

有不占而避之者六：一曰土地广大，人民富众；二曰上爱其下，惠施流布；三曰赏信刑察，发必得时，四曰陈功居列，任贤使能；五曰师徒之众，甲兵之精；六曰四邻之助，大国之援。凡此不如敌人，避之勿疑，所谓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也。”

武侯问曰：“吾欲观敌之外以知其内，察其进以知其止，以定胜负，可得闻乎？”起对曰：“敌人之来，荡荡无虑，旌旗烦乱，人马数顾，一可击十，必使无措。诸侯未会，君臣未和，沟垒未成，禁令未施，三军匈匈，欲前不能，欲去不敢，以半击倍，百战不殆。”

武侯问敌必可击之道，起对曰：“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。敌人远来新至，行列未定，可击；既食未设备；可击；奔走，可击；勤劳，可击；未得地利，可击；失时不从，可

击；旌旗乱动，可击；涉长道，后行未息，可击；涉水半渡，可击；险道狭路，可击；旌旗乱历可击；陈数移动，可击；将离士卒，可击；心怖，可击。凡若此者，选锐冲之，分兵继之，急击勿疑。”

【译文】

武侯对吴起说：“目前秦国威胁着我们的西面，楚国围绕着我们的南面，赵国阻挡着我们的北面，齐国逼近着我们的东面，燕国堵死了我们的后路，韩国又扼据着我们的前程。六国的军队从四面注视着我国，形势对我们很不利。我很为此忧愁，怎么办？”吴起回答说：“关于国家安全之道，以事先有所戒备为最重要。而今君主已经有所戒备，这就使祸患离得远一些了。请允许臣谈论六国的情形：齐国的阵势，兵多而不坚固；秦国的阵势，松散而能各自为战；楚国的陈势，严整而不能持久；燕国的阵势，利于坚守而不善于运动；韩国和赵国的阵势，井井有条而无实际效用。”

“齐国人性格刚强，国家富饶，君臣骄横奢侈，不把小民放在眼里，政令松弛，禄饷不均，军队里离心离德，前方将士虽多但后方虚弱，所以说它‘重而不坚’。攻击它的方法，必须兵分三路，（一路作正面进攻）两路袭其左右侧翼，胁迫而追逐之，就可以破坏它的阵势。秦国人性格强悍，地势险要，政令严格，赏罚有信，人们在战场上不会退让，斗志都很旺盛，所以说它‘散而自战’。攻击它的方法，必须先用利益来引诱它去追逐，使士兵们贪于得利而不听将领的指挥，然后乘其阵势混乱的时候各个击破，再设下埋伏捕捉战机，连

其将领也可能俘获。楚国人性格懦弱，地域广阔，政令混乱，民众疲惫，所以说它‘整而不久’。攻击它的方法，必须从袭击、扰乱其驻地入手，一上来就挫伤它的锐气，然后频繁地实行小打小敲，搞疲劳战术，不与它进行决战，便可以使它的军队败北。燕国人性格忠厚老实，民众慎重，好逞勇，讲义气，不善于施展诈谋，所以说它‘守而不走’。攻击它的方法，应触犯它，逼迫它，让它吃亏之后就远远地躲开它，奔袭它的后方，让它的将领疑惑不安，士兵们心惊胆颤，总是防备着我军车骑可能隐蔽行走的道路。这样，它的将领就可能为我所虏。三晋中的韩国和赵国，地处中原，人性平和，政治稳定，民众疲于战争，厌倦打仗，轻视其将领，不满其待遇，不愿意卖命，所以说它‘治而不用’。攻击它的方法，它列阵固守就强攻它，它全线出击就狙击它，它撤退逃跑就追击它，使它精疲力尽而归于失败。以上就是六国的形势。”

“然而在一支军队当中，必定有威猛如虎的将士，他们膂力过人，能够轻轻扛起沉重的宝鼎，腿脚敏捷，能够跨在战马上飞行，于冲锋陷阵之际，拔掉敌人的旗帜，虏获敌方的将领。必定有这样的能人，象这样的人，应该挑选出来使之与一般将士有所区别，爱护他们，重用他们，因为他们是军队的命运之所系。对善于使用各种兵器、身强力壮武艺高超、有志于杀敌立功的人，必须加官晋爵，这样才可以在战场上决胜。还要厚待他们的父母妻子，鼓励他们立功受赏，让他们畏惧惩罚。这些都是可以加强阵势的斗士，临阵可以持久不衰。若能审察到和料理好这些问题，便可以击败成倍于我的敌人。”武侯听了以后说：“好主意！”

吴子说：“大凡判断敌情，不需占卜吉凶而可以与之决战的有八种情况：一是风急天寒，敌军长途跋涉，昼夜兼程，破冰渡水，而将帅对士卒的艰难困苦又不加顾惜；二是盛夏炎热，休息与活动没有定时，将帅驱使着饥渴的士卒们赶路，去攻取远处的目标；三是军队在外面滞留日久，粮食接济不上，老百姓怨恨愤怒，谣言和灾祸接边发生，上面没有办法制止；四是军需品已经耗尽，柴草饲料短缺，又值阴雨连绵，想去抢掠而无处可抢；五是兵力单薄，不服水土，人马得了病疫，四邻的救兵又不到；六是长途行军已近天黑，士兵们又疲劳又恐慌，又困倦又饥饿，把盔甲解下来睡着了；七是将领和官吏们没有威信，士兵们心神不定，全军屡屡惊恐不安，又指望不到援助；八是阵势尚未摆好，营帐尚未扎好，行经险要之处，部队半隐半露摆布不开。诸如上述这些情况，应该果断地出击而不可迟疑。”

“无需占卜吉凶即应避免与敌方交战的，有六种情况：一是土地广大，人民富众；二是上面爱护下面，施与的恩惠遍布全国；三是赏罚严明，对功过处理得恰当及时；四是按战功的大小排列等级，任用有德有才的人；五是兵多将广，武器精良；六是有周围领国的帮助，更有大国的支援。凡在上述这些方面不如敌人，应该避免与之交战而不可疑惑。这就是所谓‘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’。”

武侯问：“我想从观察到的敌军的表面现象推知它内部情况，从侦察到的敌军的动向以推知它的作战意图，从而判定战争的胜负，可以听听你的高见吗？”吴起答：“敌人来时，如果是大摇大摆，没有顾忌，旌旗东倒西歪，人马东张西望，对

这样麻痹疲塌的队伍可以以一击十，必然打得它措手不及。如果是诸侯的盟军尚未会合，主要的敌国君臣又不和，防御工事没有筑成，禁未止令未行，三军乱哄哄，要进不能，欲退不敢，对这样涣散的队伍可以以半击倍，百战不殆。”

武侯问什么样的敌军必定可以击败。吴起答：“用兵必须弄清敌军的虚实，全力攻击它虚弱的环节。敌人远来新到，战斗队形尚未安排停当时可打；刚吃完饭尚未进入战备时可打；正在途中奔走的队伍可打；劳累过度的队伍可打；没有占领有利地形的队伍可打；失掉天时的佑助而处于逆境的部队可打；经长途行军后续部队尚未歇脚的队伍可打；在险道狭上的部队可打；旌旗东倒西歪的队伍可打；阵势移动不定的队伍可打，将领与士卒有对立情绪的队伍可打；军心恐惧的队伍可打。凡是遇到处于上述情况的敌人，应选用精锐的部队发起冲击，同时配备后续部队继续轮番进攻，急战快战，不可犹豫。”

治兵第三

武侯问曰：“用兵之道何先？”起对曰：“先明四轻、二重、一信。”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对曰：“使地轻马，马轻车，车轻人，人轻战。明知阴阳，则地轻马；刍秣以时，则马轻车；膏铜有余，则车轻人；锋锐甲坚，则人轻战；进有重赏，退有重刑，行之以信，。审能达此，胜之主也。”

武侯问曰：“兵何以为胜？”起对曰：“以治为胜。”又问曰：“不在众乎？”对曰：“若法令不明，赏罚不信，金之不

止，鼓之不进，虽有百万何益于用？所谓治者，居则有礼，动则有威，进不可当，退不可追，前却有节，左右应麾，虽绝成陈，虽散成行。与之安，与之危，其众可合不可离，可用而不可疲，投之所往，天下莫当。名曰父子之兵。”

吴子曰：“凡行军之道，无犯进止之节，无失饮食之适，无绝人马之力。此三者，所以任其上令。任其上令，则治之所由生也。若进止不度，饮食不适，马疲人倦而不解舍，所以不任其上令。上令既废，以居则乱，以战则败。”

吴子曰：“凡兵战之场，立尸之地，必死则生，幸生则死。其善将者，如坐漏船之中，伏烧屋之下，使智者不及谋，勇者不及怒，受敌可也。故曰，用兵之害，犹豫最大；三军之灾，生于狐疑。”

吴子曰：“夫人常死其所不能，败其所不便。故用兵之法，教戒为先。一人学战，教成十人。十人学战，教成百人。百人学战，教成千人。千人学战，教成万人。万人学战，教成三军。以近待远，以佚待劳，以饱待饥。圆而方之，坐而起之，行而止之，左而右之，前而后之，分而合之，结而解之，每变皆习，乃授其兵。是谓将事。”

吴子曰：“教战之令，短者持矛戟，长者持弓弩，强者持旌旗，勇者持金鼓，弱者给厮养，智者为谋主。乡里相比，什伍相保，一鼓整兵，二鼓习阵，三鼓趋食，四鼓严辨，五鼓就行。闻鼓声合，然后举旗。”

武侯问曰：“三军进止，岂有道乎？”起对曰：“无当天灶，无当龙头。天灶者，大谷之口；龙头者，大山之端。必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前朱雀，后玄武，招摇在上，从事于下。将战

之时，审候风所从来。风顺致呼而从之，风逆坚以待之。”

武侯问曰：“凡畜车骑，岂有方乎？”起对曰：“夫马，必安其处所，适其水草，节其饥饱。冬则温厩，夏则凉庑。刻剔毛鬣；谨落四下。戢其耳目，无令惊骇。习其驰逐，闲其进止。人马相亲，然后可使。车骑之具，鞍、勒、衔、辔，必令完坚。凡马不伤于末，必伤于始；不伤于饥，必伤于饱。日暮道远，必数上下；宁劳于人，慎勿劳马；常令有余，备敌覆我。能明此者，横行天下。”

【译文】

武侯问：“用兵的方法首先该掌握什么？”吴起答：“首先要明确四轻、二重、一信。”又问：“这话怎讲？”答：“使地轻马，马轻车，车轻人，人轻战。熟悉地形，避开险路，趋向坦途，则可以使战场轻于驰马；适时地喂草料，则可以使马轻于驾车；给车轴涂上润滑油，则可以使战车轻于乘人；给人配备上锐利的武器和坚固的甲冑，则可以使入轻于作战——这就是‘四轻’。勇敢进击有重赏，胆怯退缩有重刑——这就是‘二重’。言出法随，赏罚必信——这就是‘一信’。果然能做到这些，便是取得胜利的根本。”

武侯问：“军队凭什么取胜？”吴起答：“凭训练有素取胜。”又问：“不在于兵多么？”答：“如果法令不严明，该赏不赏、该罚不罚，鸣金不停止，击鼓不前进，虽然有百万兵马，有什么用处？所谓训练有素，就是要使部队在平时严守军纪，在战时军威振奋，进攻时锐不可挡，退却时迅不可追，前进后退都听从号令节制，左冲右突都指挥自如，被隔绝时阵势不

乱，被冲散后能很快恢复队形。这样的军队，将领与士卒同安乐、共危难，可以聚合而不会分离，可以顽强拼搏而不会疲惫懈怠，无论把他们投向哪里，都没有不可战胜的敌人。这就叫做‘父子之兵’。”

吴子说：“大凡行军的原则，不可违背行进和停止的节度，不要忽略饮食的适时，不要耗尽人马的力量。做好这三条，才能指望士卒听从上面的命令。而使士卒听从上面的命令，是治理军队的根本。如果进止没有节度，饮食做不到适时，马疲人倦时不让解甲卸鞍好好休息，就不能指望士卒听从上面的命令。上面的命令行不通，平时就会军纪混乱，战时就会吃败仗。”

吴子说：“凡是两军交锋的战场，都是死人的地方。抱着必死的决心去打仗，反而可能生存下来；抱着侥幸求生的思想去打仗，反而可能死掉。善于带兵打仗的将领，临战时好比坐在漏水的船里，扒在着火的屋下，（情况紧急而多变，）使有头脑的人来不及仔细考虑，有勇力的人来不及发怒逞威，只有抱着必死的决心上阵应敌。所以说，用兵的危害以犹豫最大，三军的灾难产生于孤疑。”

吴子说：“士卒常常死于缺乏战斗技能，军队常常败于缺乏训练。所以，用兵的方法以加强教育与训练为第一。一人学会打仗，教成十人；十人学会，教成百人；百人学会，教成千人；千人学会，教成万人；万人学会，教成全军。训练当中，指挥员要学会如何以逸待劳、以近待远、以饱待饥的打法。战斗员要学会圆阵变方阵，跪姿变立姿，前进变停止，由左转右，由前转后，由分散变集中，由集结变分散，每一

种变法都要熟练掌握，才能授予兵器，（成为正式的士兵。）这就是将领的任务。”

吴子说：“进行战法训练时，要根据士卒本身的条件分派差使：身材矮小的让他使用矛和戟；身材高大的让他使用弓和弩，身强力壮的让他举旌旗，勇敢无畏的让他敲击金鼓，身体瘦弱的让他当勤兵，有智慧的让他参与出谋献计。把同乡同里的士卒编在一起，使同什同伍的人在遵守军纪方面互相作保，打第一通鼓操持兵器，第二通鼓演习阵法，第三通鼓迅速吃饭，第四通鼓严格检查着装和装备，第五通鼓集合整队。听到鼓声齐擂，然后高举令旗指挥部队行动。”

武侯问道：“军队在行进和驻止，难道有什么法则吗？”吴起答：“驻军不可对着天灶，不可占据龙头。所谓天灶，就是大山的谷口；所谓龙头，就是大山的山顶。驻地的左军必须竖青龙旗，右军必须竖白虎旗，前军必须竖朱雀旗，后军必须竖玄武旗，招摇旗高高地竖在中军，部队在它的下面按旗号行事。临战之前，要注意观望风从哪边来，若是顺风就乘势呐喊出击，若是逆风就坚守阵地等待战机。”

武侯问道：“驯养战马，难道有什么方法吗？”吴起答：“关于马，一定要安排在适宜的处所，适时地让它饮水吃草，调节它的饥饱。冬天马棚要暖和，夏天马屋要凉快。要经常修剪马鬃，小心地修蹄钉掌。要遮挡其耳目两侧，使之不受无谓的惊扰。训练它奔驰追逐的能力，熟练它前进和停止的动作。人和马要建立感情，然后才可以使它顺从人意。战马的装具、如马鞍、勒头、嚼子、缰绳等，必须使之完好坚固。大凡马不是伤于长跑之后，就是伤于使役开始之时，不是伤

于过饥，就是伤于远饱。如遇天色已晚，路途遥远，骑马的人应该骑一阵，下马步行一阵。宁可人受点累，切莫把马累坏了。要经常让马保持余裕的体力，以防备敌人的袭击。能通晓这些方法，便可以横行天下了。”

吴子卷下

论将第四

吴子曰：“夫总文武者，军之将也。兼刚柔者，兵之事也。凡人论将，常观于勇。勇之于将，乃数分之一尔。夫勇者必轻合，轻合而不知利；未可也。故将之所慎者五：一曰理，二曰备，三曰果，四曰戒，五曰约。理者，治众如治寡。备者，出门如见敌。果者，临敌不怀生。戒者，虽克如始战。约者，法令省而不烦。受命而不辞，敌破而后言返，将之礼也。故师出之日，有死之荣，无生之辱。”

吴子曰：“凡兵有四机：一曰气机，二曰地机，三曰事机，四曰力机。三军之众，百万之师，张设轻重，在于一人，是谓气机。路狭道险，名山大塞，士夫所守，千夫不过，是谓地机。善行间谍，轻兵往来，分散其众，使其君臣相怨，上下相咎，是谓事机。车坚管辖，舟利櫓楫，士习战陈，马闲驰逐，是谓力机。知此四者，乃可为将。然其威、德、仁、勇，必足以率下安众，怖敌决疑，施令而下不犯，所在寇不敢敌。得之国强，去之国亡，是谓良将。”

吴子曰：“夫鞀鼓金铎，所以威耳；旌旗麾帜，所以威目；禁令刑罚，所以威心。耳威于声，不可不清；目威于色，不可不明；心威于刑，不可不严。三者不立，虽有其国，必败

于敌。故曰：将之所麾，莫不从移；将之所指，莫不前死。”

吴子曰：“凡战之要，必先战其将而察其才，因形用权，则不劳而功举。其将愚而信人，可诈而诱；贪而忽名，可货而赂；轻变无谋，可劳而困，上富而骄，下贫而怨，可离而间，进退多疑，其众无依，可震而走；士轻其将而有归志，塞易开险，可邀而取；

进道易，退道难，可来而前，进道险，退道易，可薄而击；居军下湿，水无所通，霖雨数至，可灌而沈；居军荒泽，草楚幽秽，风飏数至，可焚而灭，停久不移，将士懈怠，其军不备，可潜而袭。”

武侯问曰：“两军相望，不知其将，我欲相对，其术如何？”起对曰：“令贱而勇者，将轻锐以尝之，务于北，无务于得。观敌之来，一坐一起，其政以理。其追北佯为不及，其见利佯为不知。如此将者，名为智将，勿与战也。若其众讙哗，旌旗烦乱，其卒自行自止，其兵或纵或横，其追北恐不及，见利恐不得，此为愚将，虽众可获。”

【译文】

吴子说：“具有文武全才，方能胜任军队的将领；兼备勇气谋略，才可担任军事指挥。一般人评论将领，常常着眼于勇敢。其实勇敢对于将领应该具备的素质来说，只是占数分之一而已。单纯的勇敢必然会轻率地与敌人交战，轻率交战而不计后果的利害，实在要不得。所以，将领必须慎重对待的有五条：一为理，二为备，三为果，四为戒，五为约。理，就是以法治军，统率百万之众如同带领少量部队一样；备，就

是具有很强的敌情观念，好象敌人就在自己的营门外边一样；果，就是果敢而无疑虑，面对敌人便不顾自己的生死；戒，就是不骄不躁，战胜敌人之后如同战斗开始那样警戒；约，就是讲求实际，法令简明不繁琐。接受朝廷的命令而不推辞，打败敌人之后才讲求班师回朝，这是将领必须遵守的礼法。所以，出师之日，就意味着只有为国牺牲之荣，绝无苟且偷生之辱。”

吴子说：“带兵打仗有四个关键问题：一为气机，二为地机，三为事机，四为力机。全军士卒众多，甚至达到百万之师，士气的盛衰，决定于将帅一人对军务的张罗设置得当与否，这就叫气机。路狭道险，名山大塞，十人扼守，千人也过不去，这就叫地机。善于用间谍活动，又不断派遣小分队往来骚扰，分散敌方的兵力和内部团结，造成敌方君臣忌怨，上下相责，这就叫事机。战车的轴轮坚固，战船橹桨轻便，士卒熟习阵法，战马善于奔驰，这就叫做力机。通晓以上四条，才可以胜任将领。而且，将领的威望、品德、仁爱之心和勇气胆略，必须达到足以统率部属、安抚军心，镇慑敌人，决断疑难，发布的命令下面不敢违犯，所到之处敌军不敢抵挡。谁得到这样的将领，国家就强大；谁失掉这样的将领，国家就败亡。这才是所谓良将。”

吴子说：“敲击鞀鼓金铎，是为了让耳朵听到军威。高举旌旗麾帜，是为了让眼睛看到军威。下达禁令、实施刑罚，是为了让人心慑服于军威。既然让耳朵感受军威之声，声音的信号就不可不清晰。既然让眼睛感受军威之色，颜色的信号就不可不鲜明。既然让士卒之心慑服于军威之刑，刑罚的执

行就不可不严厉。这三条不树立，虽然国家富有，也必然败于敌人。所以说，将领的令旗挥向哪里，没有不服从调遣的部队；将领的命令指向哪里，没有不拼死向前的士卒。”

吴子说：“战争中有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必须首先了解敌方将领的特点并观察他的才能，根据实际情形运用权谋，便可以不用费太大的力量而取得胜利。如果敌将愚蠢而又轻信于人，就可以用诡诈的计谋诱使他上当；如果敌将贪脏而不顾名声，就可以用财物对他进行贿赂；如果敌将轻举妄动而无谋略，就可以使敌军在我方的袭击骚扰下疲劳困顿；如果敌方上层富裕骄奢，下层贫苦怨恨，就可以用离间计使他们分化瓦解；如果敌将进退多疑，其部属无所适从，就可以发挥我军的威势使他们震恐逃窜；如果敌军士卒不信任他们的将领而厌战思归，就可以堵住平坦的大道，让开艰险的路途，设下伏兵截击取胜；如果敌军前进的道路易走，退却的道路难行，就可以引诱他们前来；如果敌军前进的道路难行，退却的道路易走，就可以逼近敌人发起猛攻；如果敌军驻于低洼之地，没有沟渠泄水，又遇上连绵阴雨，就可以引水灌敌，使之陷于没顶之灾；如果敌军驻于荒芜的沼泽之地，杂草灌木丛生，又常有狂风，就可以用火攻来消灭它；如果敌军久驻一地，将士斗志懈怠，部队疏于戒备，就可以实行偷袭。”

武侯问道：“两军相望，不知道敌方将领的指挥才能如何，我方想要侦察他的情况，这有什么办法？”吴起答：“派一名勇敢的下级军官，带领轻装而精干的队伍去试探它，只求打败，不求打胜，注意观察敌人出来应战或追击的举动，跟他打打停停。如果敌军训练得很有法度，在追击我军时假装追

不上，对我军丢弃的财物假装未看见，这样的将领是有智谋的将领，就不要与他打了。如果敌军的士卒吵吵闹闹，旗帜东倒西歪，队形横七竖八，追击我军生怕追不上，看见我军丢弃的财物就哄抢，这样的将领是愚笨的将领，虽然士卒众多，也可以擒获。”

应变第五

武侯问曰：“车坚马良，将勇兵强，卒遇敌人，乱而失行，则如之何？”起对曰：“凡战之法，昼以旌旗 麾为节，夜以金鼓笳笛为节。麾左而左，麾右而右，鼓之则进，金之则止，一吹而行，再吹而聚，不从令者诛。三军服威，士卒用命，则战无强敌，攻无坚陈矣。”

武侯问曰：“若敌众我寡，为之奈何？”起对曰：“避之于易，邀之于阨。故曰以一击十，莫善于阨；以十击百，莫善于险，以千击万，莫善于阻。今有少年卒起，击金鸣鼓于阨路，虽有大众，莫不惊动。故曰：‘用众者务易，用少者务隘。’”

武侯问曰：“有师甚众，既武且勇，背大险阻，右山左水；深沟高垒，守以强弩；退如山移，进如风雨；粮食又多，难与长守，则如之何？”对曰：“大哉问乎！非此车骑之力，圣人之谋也。能备千乘万骑，兼之徒步，分为五军，各军一衢。夫五军五衢，敌人必惑，莫之所加。敌若坚守，以固其兵，急行间谍，以观其虑。彼听吾说，解之而去；不听吾说，斩使焚书。分为五战，战胜勿追，不胜疾归。如是佯北，安行疾斗，一结其前，一绝其后，两军衔枚，或左或右，而袭其处，

五军交至，必有其利。此击强之道也。”

武侯问曰：“敌近而薄我，欲去无路；我众甚惧，为之奈何？”起对曰：“为此之术，若我众彼寡，分而乘之；彼众我寡，以方从之；从之无息，虽众可服。”

武侯问曰：“若遇敌于溪谷之间，旁多险阻，彼众我寡，为之奈何？”起对曰：“遇诸丘陵、林谷、深山、大泽，疾行亟去，勿得从容。若高山深谷，卒然相遇，必选鼓噪而乘之。进弓与弩，且射且虏。审察其政，乱则击之勿疑。”

武侯问曰：“左右高山，地甚狭迫，卒遇敌人，击之不敢，去之不得，为之奈何？”起对曰：“此谓谷战，虽众不用。募吾材士，与敌相当，轻足利兵，以为前行，分车列骑，隐于四旁，相去数里，未见其兵，敌必坚陈，进退不敢。于是出旌列旆，行出山外营之。敌人必惧，车骑挑之，勿令得休。此谷战之法也。”

武侯问曰：“吾与敌相遇大水之泽，倾轮没辕，水薄车骑，舟楫不设，进退不得，为之奈何？”起对曰：“此谓水战，无用车骑，且留其旁。登高四望，必得水情。知其广狭，尽其浅深，乃可为奇以胜之。敌若绝水，半渡而薄之。”

武侯问曰：“天久连雨，马陷车止，四面受敌，三军惊骇，为之奈何？”起对曰：“凡用车者，阴湿则停，阳燥则起，贵高贱下，驰其强车，若进若止，必从其道。敌人若起，必逐其迹。”

武侯问曰：“暴寇卒来，掠吾田野，取吾牛羊，则如之何？”起对曰：“暴寇之来，必虑其强，善守勿应。彼将暮去，其装必重，其心必恐，还退务速，必有不属，追而击之，其兵可

覆。

吴子曰：“凡攻敌围城之道，城邑既破，各入其宫。御其禄秩，收其器物。军之所至，无刊其木、发其屋、取其粟、杀其六畜、燔其积聚，示民无残心。其有请降，许而安之。”

【译文】

武侯问道：“我军战车坚固，战马优良，将领勇敢，士兵强悍，如果突然遭遇敌人，队伍发生混乱，该怎么办？”吴起答：“通常的指挥方法，白天用旌旗幡麾为号令，夜晚用金鼓笳笛为号令。旗帜向左部队就向左，旗帜向右部队就向右。击鼓就前进，鸣金就停止。第一次吹笳就行动，第二次吹笳就集合。不服从号令的就要实行刑诛。全军都慑服于将领的威严，士卒都执行命令，就没有打不败的强大敌人、攻不下的坚固阵地。”

武侯问道：“如果敌兵多，我兵少，该怎么办？”吴起答：“避免在开阔而便于展开兵力的地方与敌军交锋，选择狭隘而不利于通行的地方截击敌人。所以说，以一击十，没有比狭隘之地更好的了；以十击百，没有比险峻的地方更好的了；以千击万，没有比障碍众多的地方更好的了。眼前如果有少量部队突然出现，击金鸣鼓于狭隘险峻多障之地，敌军虽然人马众多，不会不惊慌乱动的。所以说，指挥大量部队务必选择开阔的地形决战，指挥少量的部队以对付大部队，务必选择狭隘的地形出击。”

武侯问道：“敌军人数很多，武艺高强，作战勇敢，背靠纵深的险阻之地，左倚山、右濒水，深沟高垒，配备有强劲

的弩兵固守阵地，后撤稳如山移，冲击如疾风骤雨，粮食又多，很难与它长期相持，该怎么办？”吴起答：“这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大问题呀！解决它不光靠车骑之力，而要靠卓越的谋略。如果能组织千乘战车万匹战马，加上步兵，分编为五支军马，各占一路要地。面对着五支军马分驻五路要地，敌人必然疑惑，拿不定主意来选定攻击目标。敌人如果坚守阵地，以持重的态度来部署其战斗行动，就应迅速派遣间谍去摸清它的意图。如果它接受我方使者提出的议和条件，双方各自撤兵。若拒绝我方的条件，斩我使者焚我书信，我方五路军马即与敌交战。战胜不要追击，战败迅速撤退。如果伪装战败，要稳妥地行动，迅速投入战斗，用一支军马在敌军正面牵制其兵力，另一支军马截断它的后路，再派两支军马，衔枚潜行，从左右两侧实施袭击。五支军马一齐到达，必然取得战争的有利态势。这就是击败强敌的一套办法。”

武侯问道：“敌军临近逼迫我军，我军想退而没有去路，我军的士卒甚为惊惧，这该怎么办？”吴起答：“应付这种局面的办法是：如果我众敌寡，可以分兵合击来敌；如果彼众我寡，可以集中力量突击，只要连续发起攻击，敌军虽多亦可以制服。”

武侯问道：“如果在溪谷之间遭遇敌军，两旁多是险阻地形，彼众我寡，该怎么办？”吴起答：“如遇丘陵、林谷、深山、大泽等处，快行急去，不得从容不迫。如果在高山深谷中突然遇到敌人，必须抢先击鼓呐喊发起攻击，引发弓弩，边射敌边虏获。要注意观察敌军的队形与阵势，如呈混乱现象就果断地攻击，不要疑虑。”

武侯问道：“左右都是高山，地形十分狭窄，突然遭遇敌人，打又不敢打，走又走不了，该怎么办？”吴起答：“这叫谷战，虽然兵多而无法展开使用。应该选拔精良的士卒，与敌人对抗，一律轻装，配备锐利的武器，作为先头部队，同时把战车隐蔽在四旁，与敌人相距数里，不要显露，敌人必然固守阵地，不敢进退。这时，可以高举排列严整的旌旗，让部队开出山外扎营，敌人必然害怕。再不断地派车骑向它挑战，不让它得到休息。这就是谷战的战术。”

武侯问道：“我军与敌军在湖泊沼泽地带相遇，车轮车辕被水淹没，大水逼迫人马，没有船只，进退不得，该怎么办？”吴起答：“这叫做水战，用不着战车战马，暂且把它们放在一起。这时将领须登高四面瞭望，一定要掌握水情，知道它何处宽何处窄，了解它哪里深哪里浅，然后可以出奇兵取胜。敌人如果渡水，就要乘它人马渡过一半时实行迫近攻击。”

武侯问道：“天气长久地连续下雨，车马陷在泥泞里无法行走，四面受到敌人威胁，三军惊惶不安，该怎么办？”吴起答：“凡是用战车行军作战的，遇到阴雨潮湿天气就停下来，遇到晴朗干燥的天气就行动，行车的地势宜高不宜洼。快速奔驰必须用坚固的战车，无论行进或停止，一定不要离开适宜行车的道路。敌人如果行动，必须注意跟踪其车辙的去向。”

武侯问道：“残暴的敌寇突然闯来侵犯，掠夺我们田野上的庄稼，抢劫我们的牛羊，该怎么办？”吴起答：“暴寇初来，必须考虑到它的凶焰旺盛，要善于坚守而不忙应战。等到它凶焰衰竭快要离开的时候，它的负担必然沉重，思想必然恐慌，务求快速撤离，行军的队列也就必然不那么整齐连贯，这

时发兵追击，敌军便会覆灭。”

吴子说：“攻敌围城的法度是：大小城邑攻破之后，部队分别进驻它的宫室官府，控制其各级官吏，没收他们的财产器物。军队所到之处，不得砍伐树木、扰乱民屋、抢夺粮食、屠杀牲畜、焚烧积存的物质，向民众显示没有残害他们的意思。敌方如果有人请求投降，应当允许并予以安抚。”

励士第六

武侯问曰：“严刑明赏，足以胜乎？”起对曰：“严明之事，臣不能悉，虽然，非所恃也。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，兴师动众而人乐战，交兵接刃而人乐死，此三者，人主之所恃也。”

武侯曰：“致之奈何？”对曰：“君举有功而进飧之，无功而励之。”于是武侯设坐庙廷，为三行飧士大夫。上功坐前行，肴席，兼重器上牢；次功坐中行，肴席，器差减；无功坐后行，肴席无重器。飧毕而出，又颁赐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庙门外，亦以功为差。有死事之家，岁使使者劳赐其父母，著不忘于心。行之三年，秦人兴师，临于西河，魏士闻之，不待吏令，介冑而奋击之者以万数。

武侯召吴起而谓曰：“子前日之教行矣。”起对曰：“臣闻人有短长，气有盛衰。君试发无功者五万人，臣请率以当之，脱其不胜，取笑于诸侯，失权于天下矣。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，千人追之，莫不眴视狼顾。何者？忌其暴起而害己也。是以一人投命，足惧千夫。今臣以五万之众为一死贼，率以讨之，固难敌矣。”

于是武侯从之，兼车五百乘，骑三千匹，而破秦五十万众，此励士之功也。先战一日，吴起令三军曰：“诸吏士当从受敌。车、骑与徒，若车不得车，骑不得骑，徒不得徒，虽破军，皆无功。”故战之日，其令不烦而威镇天下。

【译文】

武侯问道：“做到严明刑赏，就足以取胜吗？”吴起答：“严明刑赏这件事，我不能说得很详尽，虽然这是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因素，却不可完全凭靠此道。发号布令而人们乐于听命，兴师动众而人们乐于参战，临阵交锋而人们乐于牺牲，这三条，才是人主赖以取胜的决定因素。”

武侯问：“怎样才能做到这三条？”答：“君主挑选有功之臣，请他们参加盛大的庆功宴会，没有功的也请来列席，以示勉励。于是武侯在宫内正殿大摆宴席，分三排宴请士大夫。功列上等的坐在前排，席上摆满了肴饌，还陈列着贵重器皿和牛、羊、猪三牲；功列次等的坐在中排，席上摆满了肴饌，贵重器皿降低一等；没有功的坐在后排，席上排满了肴饌，没有贵重器皿。宴会完毕，又在殿外对功臣的父母妻子颁发赏赐，也是根据功劳的大小分别等级。有为国牺牲者的家庭，每年派使者慰问和抚恤其父母，以显示对为国牺牲者不忘于心。这样的做法实行了三年，秦国出兵，逼近西河，魏国的士卒听到这个消息，不等上司下令征兵，自动戴盔披甲去奋勇杀敌的竟有万人之多。”

武侯召见吴起，说道：“你以前讲授的带兵方法，实行起来果然有效。”吴起答：“臣听说人有短长，气有盛衰。主君

不妨试派五万名没有立过功的人，臣请求率领他们去抵挡敌军。如果不能取胜。就会被诸侯耻笑，也在天下失去了威望，（所以非胜不可。）现在假使有一个不怕死的贼匍伏在旷野里，上千人追捕他，却没有一个不象猫头鹰那样地窥察动静，象狼那样地回头张望。为什么？恐怕这个贼突然跳起来伤害自己。所以，一个人拼命，满可以让一千人害怕。现在臣以五万人之多，使他们每人都象这个拼命的贼一样，率领这样的部队去作战，当然就难以有敌得住的对手了。”

于是武侯听从了吴起的意见，又给他加派了战车五百辆，战骑三千匹，结果大破秦军五十万众，这是激励将士的显著功效。交战前一天，吴起对三军发布命令说：“各位官兵都要跟从我迎击敌人。车兵、骑兵与步兵听着，如果车兵不俘获敌人的战车，骑兵不俘获敌人的战骑，步兵不俘获敌人的战卒，即便打败敌人，都不予记功。”所以临战之日，他发布的命令并不多，而军威却震憾天下。